

奇袭乌龙镇



革命故事丛书

191.4

821
1124

奇 袭 烏 龙 鎮

张 华 荣 等 著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六 年 · 郑 州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有两个革命故事。

《红旗万岁》写潘家河的社員們，在兴修水利时，发现了一面深藏在庙里的红旗。这是区苏维埃政权竖起的第一面红旗。为了保存这面红旗，一对可尊敬的老夫妇献出了他們宝贵的生命。这故事就是讲二十多年前，这对老夫妇怎样和来搜索的敌人作斗争，壮烈地保卫了红旗，保卫了乡亲的经过。《奇袭乌龙镇》讲的是一九三六年，我豫鄂边区红军游击队，为了夺取枪支、打击敌人，去智取乌龙镇的故事。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，我游击队张排长巧扮成敌人视察长，深入虎穴，先发制人。后来又在游击队大队人马和革命群众的配合下，迅速消灭全部敌人，胜利完成任务。

这两篇故事人物形象生动，情节曲折，语言通俗，适合故事员采用。

革 命 故 事 丛 书 奇 袭 烏 龙 鎮

张 华 荣 等 著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壹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296

787×1092 1/32·1³/₄ 印张·35,800字

1966年3月第1版（首次版）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統一书号：T 10105·653

定 价：(7) 0.14 元

統一書號：T 101

定 價：(7) 0

目 录

紅旗万岁·····	馬 勇 (1)
奇袭烏龙鎮·····	张华荣 (16)

紅 旗 万 岁

馬 勇

引 子

在大別山地区有一个村子叫潘家河，离潘家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一座山，山頂上有一座庙叫回龙閣。为啥叫回龙閣呢？这有个来历。

回龙閣的下边就是一条无名小河。每当山洪暴发的時候，河水浪涛滾滾，十分汹涌，就象一匹不可馴服的野馬，狂嚎着奔泻下来，疯狂地向两岸冲击着。解放前，每逢暴雨过后，河两岸的村庄被冲刷得房倒屋塌，大片的田地被冲刷成沙滩。人們由于連年受灾又加上地主阶级的剝削，因此被害得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。没办法，才把希望寄托在“龙王”身上。地主豪紳們趁机在貧苦农民身上敲詐勒索，于是修起了这座三間小庙，起名叫“回龙閣”。多少年来，人們不知在“龙王”身上花了多少紙香錢，不知在“龙王”面前磕了多少个头、供过多少酒肉，可是“龙王”并没有給人們带来一点好处，相反，这河两岸却一年比一年冲刷得更厉害了。

解放后，人們在河两岸植树造林，情况有些好轉。等到人民公社一成立，公社党委就大胆地制訂了改变山河的計劃，首先修起了两条长达几里路的石砌水泥灌的堤岸。去冬

今春，这里也和祖国各地一样，又掀起大兴水利的运动。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，全公社人民经过几个月的奋战，终于又在这河床上修起一条象巨龙似的拦洪大坝，使害河变成了利河。他们还决定在河坝旁边建立个排灌站。为了遵照党中央提出的“勤俭办一切事业”的方针，他们便想利用回龙阁这座破庙的砖瓦和木料。这天社员组成的建筑队便来扒庙。这庙里的“龙王”神像早在解放初期就被人们打倒扔到河里淌跑了，只剩下一个神座台子。建筑队的人们，不看见这个台子便罢，一看见这个“龙王”的宝座，便怒气上来，一齐举起手中的家伙乒乒乓乓地扒起来。扒着扒着就听咣当一声，一个同志的铁锹打在一个什么东西上。他急忙拿起一看，是个烧香的香炉，上面还盖着两块碎砖。把砖掀开，里边有一个小小包袱，打开包袱一看，是一卷褪了色的红布，再把红布展开，啊！原来是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巨幅红旗。几个队员一齐围拢上来，红旗上还有着斑斑点点的血迹。人们又是惊奇，又是高兴，一个小青年手举着红旗便跳跃着欢呼起来。这消息很快传开了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地来了一大片，都争着要看看红旗。人们心里只是一个劲痛快，可谁能知道这面红旗的来历呢？这时，忽然听到一声喊，大家回头一看，见从山下河堤上飞快地跑来一人。这人个头不高不低，中等身材，头戴草帽，身穿粗布衣服，脸膛黑红，面多皱纹，看来五十开外的年纪，他两腿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就跑来了。你道是谁？这就是几年来带领全公社社员、连续夺取全县农业丰产红旗的潘承志书记。他气喘喘地跑上来，人们让开一条路，他的面色是那样激动，那样严肃，他双手有些发颤，郑重地接过红旗。看着这面红旗，看着被砸开的神台

和生滿鐵鏽的香爐，許多往事涌上心頭，使他心里交集着悲痛和歡喜，他情不自禁地流出兩行熱淚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人們驚訝地看着這個被人尊敬的老書記，都要求他讲讲紅旗的來歷。潘承志同志擦了擦眼淚，示意人們坐下來，他掏出旱煙袋吸了幾口煙，平靜一會，才讲了下面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。

一、高隊長夜送紅旗

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時潘家河這一帶，是大別山地區土地革命最堅決最徹底的紅色根據地之一。這一年正是革命最艱難的時候，因為紅軍北上抗日，蔣介石對大別山革命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圍攻，實行了殘酷的殺光、燒光、搶光的三光政策，匪軍和民團橫行一時，無惡不作。老根據地人民雖然處在水深火熱之中，但他們並沒有在狂暴的敵人面前屈服。他們拿起長矛和大刀，組織起赤衛隊跟敵人展開游擊戰，幾乎所有的青壯年都參加了；不能參加赤衛隊的留在村里堅持鬥爭，誓死不屈。

且說這潘家河村里有一戶人家，男的叫潘大林，女的大家都叫她潘大娘，老夫妻倆五十多歲了，只有一個兒子叫潘承志（就是現在的公社書記），也參加了赤衛隊。這潘大林原是地主潘老昆的長工，臉上皺紋密布，連鬚胡須黑里參白，繁重的體力勞動使他的背有點駝。潘大娘長得高高的個子，清瘦的面孔，細眉下長着一對聰慧的眼睛，兩鬢雖已斑白，但由於勞動的磨練使她的身體還很結實，一雙沒錘過的大腳常和丈夫共一雙鞋穿。她也是個從苦海里過來的人，從小給

地主当了环，又当过童养媳，还和潘大林一起扛过多年的长工。老两口对革命一贯赤胆忠心，都是红色基本群众。

一个秋天的深夜，这老夫妻俩还没睡。在油松灯的光亮下，潘大林在给赤卫队编草鞋，潘大娘在给赤卫队织土布。他们惦记着山里的赤卫队员们天气快冷了还没有棉衣穿，正紧张地工作着。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，他俩定神仔细一听，知道是自己人，才走去开了门。进来的是赤卫队的高队长，他今夜好象心里很沉重，潘大林把他引到屋里。大娘没在意，还象往常一样，先是问寒问暖，烧水端茶，又到灶房里做起饭来。她拿着瓢挖着坛子里的米，这是她平时吃糠咽菜为同志们省下的一点粮食。每次来了自己的同志，她都要做两碗米饭强迫他们吃下去。她知道这些日子山里的同志更艰难，饥一顿饱一顿很少吃到米了。不知怎的，每当她看到自己的同志吃着她做的饭时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甜味。她记得儿子在几个月上，因为自己缺乏营养给孩子断了奶，第一次看到儿子能吃大米粥时，心里也是甜滋滋的，她觉得这会儿比那时的心情还好呢！

这时她听见隔壁高队长在对丈夫低声说：“大叔，我和你说了，你可别难过，承志昨天夜里在大张湾执行任务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……”

潘大娘听到这里一惊，手中的瓢扑通一下掉在地上。她心里一阵痛楚，头昏脑胀地靠在墙上。一阵沉默过后，她又听到丈夫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：“我知道就行了，你先不要告诉我那老伴，承志是她心上的肉……”

高队长安慰他说：“这我知道，大叔也不必着急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承志救出来。”

大娘尽力克制着内心的悲痛，她想：在这艰难的时刻，誰都可能遇着不幸，伤心有什么用呢？只有把腰杆子挺起来，和这些强盗干下去，才能有我們穷人的出路。

这时她煮着飯又听到高队长說：“大叔，我給你带来个最宝贵的东西，也是党交給你一个艰巨的任务。”

“啊，这不是咱們的那面紅旗嗎！”潘大林激动地顫着声音說。

大娘心里一震，又听高队长严肃地說：“大叔呵！这是咱区苏維埃政权豎起的第一面旗帜。我們在党的领导下，曾打着这面紅旗打土豪分田地，又組織赤卫队和以潘老昆为首的白匪民团展开斗争。这面紅旗曾有力地鼓舞着我們的革命斗志，这面紅旗曾吓得敌人胆战心惊。这面紅旗寄托着我們的希望，积聚着我們的力量。穷苦人看到这面紅旗，好象是航海中有了方向，革命意志永不动摇。敌人千方百计要銷毀这面紅旗，他們不仅是想毁灭紅旗，他們是想扑灭我們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意志。現在我們革命受到暫时的挫折，党組織为避免紅旗万一落到敌人手里，决定把它交給你，找个妥当的地方藏起来……”

大娘听到这里，她那激动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靜下来了。她把做好的飯端上来放到高队长面前，說：“你們不必再瞞我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頂得住。快把紅旗給我看看吧！”她从潘大林手里接过紅旗，这时她心里是多么激动，多么幸福！真沒想到党会把这样光荣的重任放在她老两口身上。她在油松灯下展开紅旗，那紅閃閃的光亮映照着她眼臉上兩顆滚动着的泪珠。她記得，这紅旗上面的鐮刀斧头还是区苏維埃成立那天，她領着几个姑娘綉起来的。她

发现紅旗由于风霜的侵蝕，边上破了些，于是她便找了几根紅綫，坐在灯下一針一針地縫起来，直縫到东方发亮，她还舍不得放手……

二、潘老昆血洗潘家河

这紅旗藏到潘大林家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潘家河发生了事变。这天人們正在吃早飯，突然潘老昆領着五十多个民团和匪軍，来到潘家河，把全村围得水泄不通。匪徒們气势汹汹地闖进了村子，刹時間村里一片混乱，妇女哭小孩叫，老年人气得直咬牙。

潘老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霸，在土地革命时被紅軍打得屁滾尿流，在我們一次围攻潘家河时，也算他一时侥幸，让他钻地洞逃跑了。自从紅軍主力北上抗日，赤卫队又暂时隐蔽在山上，潘老昆又疯狂起来。他經常到潘家河一带进行疯狂的騷扰和搶劫，群众都恨之入骨。

头天晚上高队长来找潘大林，出村时被潘老昆的一个狗腿发现了，由于高队长机警，沒有受到敌人包围。但却引起潘老昆的疑心，他想着赤卫队进村不是藏东西，就是有別的活动，因此天不明就領着民团赶来了。

这时，只見潘老昆站在街头上，掂着手枪，扯着驴嗓子，又喊又罵，督促着他的婆罗們挨門挨戶搜查。那些匪徒到各家各戶翻箱倒柜，搞得天翻地覆，也沒发现有啥可疑的东西。只气得潘老昆这个白眼狼面色发紫，无計可施。他又命令匪徒們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中到村前的稻場上来。

人們怀着憤怒的心情，敌視着这群强盜。这时，潘老昆

阴险地笑了笑，晃动着他那象肥猪似的身子，旁边一个匪徒扶着他登到石碾上。他装腔作势地叫道：“乡亲父老們，我老昆特在这里声明：冤有头債有主，老昆的对头是共产党。昨晚赤卫队有人到潘家河来，是藏东西呢，是送情报？只要有誰說出来，你們以前分我的田地、房屋，概不追究。”

乡亲们一听，知道昨天晚上有赤卫队到过他們村，大家心里倒高兴啦。因为前几天有人造謠說：“赤卫队已被匪軍一网打尽，連那杆大紅旗也被扛了去。”这次敌人来搜查不仅說明他們自己打自己嘴巴，也說明我們的赤卫队仍旧十分活跃，使敌人害怕。这一說，倒給大家传了喜訊，更加鼓起了斗争的勇气。

潘老昆又高声叫道：“誰要說出来，賞給大洋一千块，报告检举者賞大洋五百块。”

人群中还是一片沉默，大家的眼睛里充滿着仇恨，放射着火光，使得这些狗腿子胆战心惊。

潘老昆发火了，他又狂叫起来：“共产党大势已去，你們只有投靠国民党才能活下去。”

人們仍是憤怒地沉默着。

“哈哈！”潘老昆一陣冷笑跳下石碾，叫道：“你們再不識抬举，可不要怪我老昆的枪下不留情！”他做了个手势，匪徒們馬上把枪口对准乡亲们。敌人的枪口激起大家更旺盛的怒火，誰也不发一言。匪軍排长发狂似地嚎叫起来：

“限三分钟！”

“一分钟！”

“两分钟！”

匪徒們在对着这些手无寸鉄的群众瞄准，眼看就要开枪

——就在这时刻，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叫一声：

“强盗住手！”

这声音象霹靂似的，匪徒們都被吓了一跳，一个匪徒的枪沒握紧，叭的一声掉在地上，連潘老昆嘴里的烟袋也被吓得掉下来。

你道这人是誰？原来就是潘大林。只見他推开人群，威风凛凛地走了出来，只吓得匪徒們一个个都往后退。他怒目圓睜，两眼噴火，手指着潘老昆：

“住手！你們不要残害乡亲，赤卫队就是来藏东西，交給我啦！”

潘老昆一見是潘大林，便皮笑肉不笑地咳嗽两声，走过來說道：“还是大林老弟开通，一人惹祸一人担，不要連累乡亲们。你儿子在县城大監獄里，你該知道了吧！只要你把东西拿出来，我保証写封信就能释放他。”

“妄想！”潘大林憤怒地冷笑道：“强盗，你即便杀了我一个儿子，可你杀不完革命的人民！你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，紅軍很快就会打回来的！”

潘老昆听罢，发狂似地笑了两声，說道：“你好大的火气。紅軍早已被我們国軍消灭了，你还蒙在鼓里。我看在乡邻的面上不怪罪你，不要儿子也行，只要你交出赤卫队送的东西，我賞你一千块大洋，外加一座楼房，五石*水田，想接个小老婆也容易，保你一輩子享不完的荣华富貴。說起来咱还是同族哩，老哥我決不会亏待你。”

潘老昆說这話，潘大林感到是对他莫大的污辱，沒等潘

* 石：这里称五亩为一石。

老昆說完，便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，說：“你这个出卖祖宗的杂种，姓潘的早把你的姓勾了，留着錢給你自己买棺材去吧！想要东西比登天还难！”

潘老昆被罵得面紅耳赤，他气极敗坏，象疯狗似地叫道：“我打死你这个老东西！”

潘大林拍着胸膛冷笑道：“那个怕死不成！东西就藏在我心里，使出你的狗性往这里开枪吧！”

这时，只見潘老昆晃了晃圓球似的脑袋，瞪了瞪綠豆般的眼睛，咧了咧鷹勾鼻下的大嘴巴，牙一咬便举枪要打——就在这千鈞一发之际，人群中突然騷动起来，都爭先恐后地齐声叫道：

“不要开枪！东西是我藏的！”

“是我藏的！”

“是我藏的！”

“……”

原来乡亲们見潘大林这样舍己为公不怕牺牲，都激动了。他們决定要保护潘大林。于是个个喊叫着拥上前来，把大林挤在当中，人們都准备和敌人展开一場搏斗。

潘老昆开始被这场面弄得晕头轉向，惘然不知所措。忽然他的眼里露出了凶光，“乒乒”向空中放了两枪，企图把群众的威风压下去。但乡亲们那里顾及这些，简直如山洪暴发一般，震天动地地呐喊起来。反而把潘老昆的凶焰压了下去，枪也不敢真放了。为什么？原来这些人都是潘老昆的佃戶，在土地革命以前，潘老昆的几百石田是靠他們种的，潘老昆家的大谷仓是靠他們流血流汗来填滿的。杀了他們又怎么办？誰給他潘老昆种地？他潘老昆也杀过不少穷人，这些

人为什么不怕他？这老狐狸一想：众人难惹，还是枪打出头鸟、杀一儆百这个办法稳当些。于是他对身边的狗腿嘀咕了几句，几个匪徒马上跑到潘大林家里放起一把火，趁大家去救火不注意，匪徒们带上潘大林便溜了。

三、潘大娘巧藏红旗

说到这里，大家也许会问，那面红旗是不是在烈火中烧毁了？没有。原来这潘大林老夫妻俩做事一贯胆大心细，加上这些天潘老昆不断带狗腿来骚扰，把红旗藏到家里总感到不保险。于是他们便商议把红旗藏到大娘的娘家去，因为她娘家一家人也是红色群众，对革命忠心耿耿。第二天天不亮大娘就起来装成走亲戚的样子，身上藏着红旗，到娘家去了。娘家在王家湾，离她家十多里路，她穿山越岭光拣小路走，小心避开敌人，不知摔了几回跤，葛藤乱刺把她身上刺了不少窟窿，也没有挡住她迅速前进。她一想起红旗浑身就有了力量。昨天夜里她做了个美好的梦，她梦见红军回来了，人们敲锣打鼓地迎接红军，召开了庆祝胜利的万人大会，她兴高彩烈地跑到土台子上，向人们展开了这面红旗，人们齐声欢呼起来……她坚决相信，这梦总有一天会成为事实。

当她好不容易看到娘家村子的时候，忽然听见村里大人叫小孩哭和白匪狂骂的声音。她心里一惊，暗自叫苦：不好，是敌人在村里行凶作恶。她站在山上透过茂密的杂树林，清楚地看到：王家湾村前一片慌乱，有几个白匪闯进了她娘家屋里，不一会拉出个人来。大娘仔细一看是她娘家弟弟王成松，是村里的农民协会组长。她那七十多岁的老娘从屋里冲

出来，不顾一切地去撕匪軍，被匪軍一脚踢倒在地。娘掙扎着爬起来，可随着匪徒的枪声，她又倒了下去。两个小孩子跑出来狂喊着爸爸，又扑到奶奶身上痛哭起来。大娘看着象万箭穿心，真想冲上去和他們拚了。但当她摸了摸怀里的紅旗，她的头脑冷靜了。她想：我身上藏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希望，我决不能在这个时候暴露自己。于是就象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她，她挺起身子含着热泪往回走。一路上她听見到处是枪弹声、哭叫声和呐喊声，她憤恨地想：看你們这些禽兽能横行到啥时候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……

她遇到一个从王家湾逃出来的堂兄弟，她只告訴他是来走娘家的。說完，她又朝潘家河走来。

她才走近自己的村子，就听到一陣激烈的枪声。不一会，看見自己住的房屋烟火冲天而起。她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她沉痛地想：老伴和乡亲们怎么样了？敌人还会不会到村外来搜索？她知道必須很快把紅旗藏起来，可是藏到什么地方才安全呢？她虽然是受过风险的人，曾数次冒着危险为党送信，可是这时她感到进退两难了。她想去找赤卫队，又不知道他們在什么地方。她正站着拿主意，突然从对面山角处迎上来一股敌人，又見中間走着潘大林，渾身五花大綁，押潘大林这一伙人正是潘老昆带的民团。因为离得近，潘老昆一眼就看清是潘大娘，便急忙叫道：

“快，快抓这个共党婆！”

匪徒們一窝蜂似地围上来。大娘看势不好，回头就跑。匪徒們三面散开，狼嚎似地喊叫着，拚命地追了上来。大娘看看三面受敌，前面不远就是一条河挡住了去路，眼看着跑不脱了。这时刻虽然情势危急，她仍沒有惊惶失措，边跑边

想：我人被捉去事小，可身上藏的紅旗怎么办？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嗎？不，决不能！这是党和人民的希望，是多少革命者用鮮血保存下来的紅旗！她鎮靜下来，一眼就看到前面山頂上的回龙閣。她急中生智，便向庙里奔去。这时敌人追得急，大娘跑得也急。她跑进庙里，轉身上住庙門。敌人已喊叫着围攻上来，一个劲砸着庙門。一会儿匪徒們便把庙門砸开了。只見大娘操起一块砖，对着第一个闖进来的匪軍狠狠地砸去，只砸得匪軍脑浆迸出，連叫一声也沒来得及就送了命。她正要去下匪軍的枪，匪徒們已闖进来，七手八脚地把她捆住，搜搜她身上也沒发现什么东西。

匪軍排长气得要开枪打死潘大娘，潘老昆 獐 笑着說：

“老弟，你死了一名小卒算啥！咱还指望从这老婆子身上搞出共产党的重要东西来呢！”他說后便命令部下把大娘带走。两个匪徒去撕大娘，大娘气得猛一甩，說：“甭慌，我要和潘老昆說句話。”匪徒問：“有啥話可說？”大娘假意道：

“我要告訴他个秘密事。”匪徒忙报告潘老昆，潘老昆想了想笑着說：“这老婆子怕死了。”又詭秘地向匪軍排长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表示他的主张高明。便叫人把大娘帶到他面前来。大娘看着这个两手沾滿革命烈士鮮血的强盜，心里那股气就象要把胸膛冲破。这个禽兽不知残害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！想当年，强奸她娘家弟媳未遂，一枪打死了弟媳的是他；討冤枉債逼得公爹上吊而死的也是他；在大冒岭活埋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还是他！今天，这些匪徒又打死了她的年迈老娘，抓走她的丈夫和弟弟，她恨得嘴唇咬出了血，真想冲上去咬死这群禽兽！可又一想：面对着这些强盜，她手又綁着，硬斗是不行的。这时潘老昆嘻皮笑脸地 走 上 来 說：